

翻旧的《怀孕百科》，封面是一个肥胖粉嫩的金发碧眼的娃娃的大头像。罗丹想了想把书也扔进抽屉里。连这本书的封面都曾让小柯不爽，“要是我们的孩子也长这样……”他一边说一边做鬼脸。罗丹说这是红遍美国的畅销书，原书的封面就是这样，怎么啦？

卧室边的浴室里传来小柯淋浴的水声。罗丹把自己这边的台灯拧熄了，像一条鱼一样往下一滑就钻进了被子里。罗丹闭上眼睛，脑中飞快地计算着上个月体温曲线对应的时间，今晚不是好日子。她翻过身去，侧身背对着小柯那一侧的床。

隔壁传来“嘭”的一声，那是开香槟时打开瓶盖酒里的气压将软木塞冲出酒瓶的声音，接着是一阵女人的笑声，伴着拉丁骚萨音乐。夜还年轻，又开香槟，又跳舞，隔壁那对今晚肯定又要大干一场。想到这里，她心里更加埋怨小柯，是他坚持要住到这里来的。

这间两卧室的公寓，在毛特街上，街往东走到头就是通勤车站。毛特街是泽西城又脏又破的旧区，公寓的基础设施跟泽西城西边那些崭新高层公寓不能比，新建的楼不仅干净，炉子冰箱洗衣机都是新的，还附带健身房和托儿所。且每一套公寓都带落地窗，墙壁隔音好。旧城的房子就没有这么豪华了，但因为靠通勤汽车站近，好多去纽约上班的人都喜欢住这里，可以走到汽车站。租金并不便宜，搬进来之前，他们自己掏钱修好了厨房里的排风系统，更换了淋浴的莲蓬头，然后拿账单给房东看，房东指着租房广告下的一行字，“公寓装修费用需租户自己负责。”那意思就别想减免房租了。

罗丹不喜欢这里，“你又不去纽约上班，就在泽西做码农，住得离纽约近不近与你何干啊？”

小柯像赌气一样，说他就喜欢住得离纽约近，喜欢这里的人气和上班族的格调。格调这个词，小柯用了英文 character，罗丹听完还要想一想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

过一会儿小柯说：“我也想跳到纽约大银行中后台做，我干嘛就得待在新泽西这些婆妈小公司呢？”小柯是公司学历最高的，正牌的硕士。那些印度同事，比他年轻了六七岁，都是本科甚至社区大学毕业，连他的小老板，都是本科毕业。小柯暗中觉得这些人挣的薪水不会比他低。

眼前的小柯一副壮志未酬的样子，严肃的表情里带一点忧伤，一点纯洁的憧憬，罗丹不忍心再打击他了。小柯在国内念英文系的本科，大学毕业后跟朋友开广告公司。攒了钱移民到纽约。他找不到工作，于是申请城

市大学商学院读信息系统管理，MIS 硕士学位，人生从头开始。城市大学，在美国号称是“穷人的哈佛”，这是唯一录取他的商学院。从微积分学起，小柯比同一年入学的中国同学多补了整整一年的课，找工作也多花了近一年的时间。那时候他在学校边的犹太人熟食店里打夜工，晚上回到家，头发里尽是番茄酱和丸子鸡汤的味道。这些吃过的苦，罗丹很心疼丈夫，家里的事几乎都随着他。但怀孕以后，尤其是流产后，家里他们俩的地位变了，小柯明显地事事迁就她。小柯的样子总让人想到忍辱负重这个词。

窗外的高架桥上，通勤大巴隆隆地开过去。引擎在那狭窄的专用坡道上吃力地加速，减速，拐弯，发出巨大的响声，音波震动着公寓的窗户和地板。巴士前部大灯的光柱，像探照灯一样扫过窗帘。罗丹把头往枕头深处处理得更深，尽量用蓬松的枕头消解音波。那是最晚一班通勤大巴，十点一刻，过去之后，高架桥通向荷兰隧道进城的那一路就安静下来。

他们搬进来的时候，以为噪音来自于高架路，特意配了厚布窗帘。等他们的耳朵习惯了，一个月以后，隔壁搬来新邻居，那个动静比通勤车大多了。

不是每天有，但一周至少有一两次，多则三四次。

西班牙裔女人的老烟嗓子：“来啊来啊，干死我吧。”声音嘶哑，夹着英文的西班牙语。那声音不像是做爱，更像是暴力抽打，痛苦和无奈中带着事先张扬的快感，动物一样炫耀着。

小柯皱起眉头，说：“这声音！什么人哪？这么不文明。”

“来啊来啊，干死我吧！你个狗娘养的……”

罗丹不懂西班牙语，这隔壁戏她只能听一个响儿，但并不难猜出这生命的呼喊到底喊了些什么。先是理直气壮的女声，接着男声加入，两个人争先恐后地呐喊着，像吵架一样。罗丹相信整个楼都听到了。但奇怪并没有人上门去敲门抗议，楼道里静悄悄的。管理员老托马，他怎么也不出来管管呢！平时炒一个蛋炒饭，烟雾警报声响过五秒，就可以听到走廊里老托马气急败坏的脚步声。

整个毛特街公寓都好像吓得不敢出声，躲在自家的门后面大气不敢出，静等着危险过去。第二天早上在电梯里见到邻居，大家都像做了亏心事那样，避免着对方的目光，盯着自己的脚尖，摆出一张扑克牌脸。（未完待续）